



政协庆元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庆元县志编纂委员会

目 录

一次扫除烟毒的战斗·····	吴永德 (1)
周荫人败兵过境·····	吴 升 (3)
解放后庆元县区乡机构沿革·····	童遵明 (4)
庆元烟民知多少? ·····	季时澄 朱克金 (8)
七个白天和六七个小时·····	梅显恒 (10)
弹指一挥间 一部兴衰史 写在故乡中·····	吴友庆 (12)
蚩蟬撼树谈何易	
——记土匪攻城·····	杨文书 (13)
程维伊和程公桥·····	镜 山 (15)
蒙州 是兵还是匪? ·····	赖善卿 (18)
旧事 早期的庆元县议会组织·····	蔡建年 (19)
救亡室与民校·····	吴萃洪 (21)
晚清和民国时期庆元县	
教育 小学教育发展简况·····	练正森 (22)
今昔 民国时期的庆元县教育会·····	何 须 (26)
析我县民国时期的教育经费·····	胡睦选 (27)

“百万富翁”得之不易

——访县水泥、硅钙合金厂……………蔡 薰 (30)

经济 三济乡火柴合片厂

临困回机有妙法……………沈士庆 施卫星 (33)

纪 1~7月我县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

——春粮喜获丰收 经济仍然严峻……………柳庭芳 (34)

实 不尽财源林中来

——我县林产工业发展概略……………董庆如 (35)

庆元纸厂技改工程开工……………陈 青 (38)

问题 供销社的亏损原因及其对策……………陈会根 (39)

与 开源节流 双管齐下

研究 ——浅谈摆脱县财政困境的关键所在……………余静漪 (42)

人物 吴棒传略……………颍 川 (46)

春秋 姚岳山传略……………蠡 老 (47)

吴志鄂传略……………姚德安 (48)

一个公仆的追求——记吴耀民、吴纬子

风 整治竹口事迹……………老 蔡 小 毛 (49)

云 一个残疾人的自述……………李 星 (51)

小草篇……………全尚水 (52)

录 青春，在山村里闪光——记全国农村青年

星火带头人标兵吴登梅……………刘 良 (54)

社会调查

“栗埠府”里有喜忧…………本刊记者 (56)

香菇之乡

菇都庆元纪行…………毛传书 (58)

庆元县华美牛肝菌的调查…………吴锡鹏 (62)

菇乡短波…………编辑室 (64)

乡镇介绍

说长道短话斋郎…………本刊记者 (65)

枫树坪见闻…………本刊记者 (68)

斋郎乡主要地名简介…………本刊资料室 (70)

“菇神圣地”——龙岩…………亦然 (71)

文物胜迹

叠石岩…………毛昌尧 (73)

松源殿的文物保护价值…………叶庆泉 (74)

地方名产

别有风味的庆元“笋粽”…………逸 民 (75)

干果之王——锥栗…………吴金灿 (76)

地名趣谈

白柘洋和“百只羊”…………文 斯 (77)

银屏掠影…………吴雪梅 (78)

艺海拾贝

朽根绽奇葩…………傲 霜 (80)

姑嫂庙…………蝉 声 (82)

庆元《二都戏》的“大头白”…………望 耕 (84)

诗二首…………尤则可 (87)

咏葵…………楚 阳 (87)

史园	香菇栽培的最早一篇记述·····	同 德 (88)
随笔	筷子琐谈·····	克 冲 (89)
庆元	“凶门”和“死门”·····	司 聪 (90)
风俗	吃“菜茶”·····	莫 逊 (91)
读者来信:	治理城镇, 消除 隐患·····	姚永平等 (92)
大 事 记:	·····	(94)
更 正:	·····	(98)
照片新闻:	·····	(99)

庆元纵横

第7期

编 辑: 《庆元纵横》编辑部

地址: 庆元县府大院内

电话: 21479

邮码: 323800

主 编: 余 绪

本期编辑: 赖善卿 吴 升

装帧设计: 吴 升

发 行: 政协庆元县文史办公室

印 刷: 福建省松溪县印刷厂

出版日期: 1990年8月20日



一次扫除 烟毒的战斗

吴永德

编者按：今年6月3日是鸦片战争150周年，全国各地都在纪念这个充分体现中国人民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的光辉节日。鸦片为害之烈，尽人皆知。150年前湖广总督林则徐就对道光皇帝说过：“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数十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餉，抑且无可利用之兵。”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禁绝烟毒不过是纸上谈兵，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成为事实。这里发表的就是解放初在我县进行的一次彻底扫除烟毒的实况报道。

解放前我县有不少人因吸食鸦片而终身潦倒或倾家荡产，也有个别人因种植罂粟或贩卖烟土从中牟利受到官府制裁，民国34年(1945)国民党庆元县政府就曾处决过两名种烟犯，但由于一些官僚豪富本身就是“乌烟鬼”(俗称鸦片为“乌烟”)，所以虽有明令查禁，总是禁而不止，只有少数贫苦农民触犯刑律被作为替罪羊，受其刑戮而已。解放后人民政府决心根除这一祸国殃民的流毒，因此在1952年8月至10月县公安局根据上级有关清理烟毒工作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发动了一次查禁、清理烟毒的战斗。

当时，县公安局根据上级指示，召开了全局干部会议，学习有关清毒的政策，进行具体部署，组织了清毒干部9名，根据已掌握的烟毒情况，确定本县以后田、斋郎、举水、底墅、江根、八都、隆官、张天、张地、曹岭等地为清毒重点村，清毒干部于8月24日下乡，到达工作地点后，先对村干部、村积极分子进行清毒工作意义的教育，提高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对清毒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接着，发动他们反映烟毒情况；还布置有关人员以闲谈方式向群众搜集烟毒情况。公安局审讯部门有计划、有策略地对罪犯及管训分子加强启发教育，令其坦白交代和检举烟毒分子，争取立功赎罪。一场彻底的扫除烟毒战斗

就展开了。到8月31日，基本上掌握了全县的烟毒情况。全县计有种烟犯29名，种烟毒五亩多；贩毒犯128名，吸毒犯341名。烟毒的来源：一是贩毒犯从福建省政和县锦屏乡遂应场村烟霸叶滋芹及叶隆兴贩来的。因遂应场村靠近庆元县西溪、举水等乡，这些地方解放前是由叶滋芹、叶隆兴等出资公开种植罂粟的，据查，他们曾向国民党政府领过营业执照；二是福建省寿宁县烟贩吴建仁、吴和恺（子）、吴发亮等将烟毒运到庆元贩卖；三是庆元菇民每年冬天到福建、江西一带种植烟毒或从菇行换来烟毒，第二年春天将烟毒带回庆元贩卖；四是烟贩从其它地方带进来的。

烟毒情况掌握以后，县公安局又组织10名干部，到烟毒重点村开展清毒宣传工作，召开了宣传员、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参加的大小会议163次，到会22377人。布置到会人员要在群众中宣传禁烟、清毒的重要意义；宣传烟毒对社会治安与人身健康的危害性与败坏道德风尚，破坏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严重性，在政策方面着重讲明种毒、制毒、运毒、贩毒、吸毒都是违法的，人民政府对烟毒分子的处理是采取宽严结合的政策，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责令一般吸毒分子要在限期内戒除。

这次扫除烟毒战斗，缴获了不少的鸦片和烟枪、烟灯等烟具；打击处理了一大批烟毒分子。通过清理烟毒工作，干部群众普遍提高了对烟毒的认识，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清理烟毒，净化了社会风气，保护了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周荫人败兵过境

吴 升

民国15年（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举行誓师典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开始北伐，进展非常迅速。

9月间，蒋介石派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率领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新编独立师张贞等部开始攻闽；孙传芳为了抵抗北伐军，也派周荫人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赶赴漳州，并在龙岩设立总司令部，进行对抗。10月间，两军在粤闽边境之永安一带交战，周荫人败绩，北伐军进攻漳州，在松口消灭了周荫人主力，周荫人退至延平。11月间，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均师在福建各民军配合下攻入延平，周荫人率残部向浙江方向逃窜。福建省防司令李生春与海军宣布向革命军投诚，革命军遂克福州，并即向浙江进发，追击周荫人，此时周的残部一万余人陆续从福建政和分两路由我县荷地区及菊隆区败入庆元，并匆匆向龙泉方向逸去；接着国民革命军约三万人也从福建松溪经我县竹口区紧紧跟踪追击。由于当时战事十分紧张，两军几万人马过庆，都是马不停蹄，无暇停留，络绎不绝于道者竟月，幸好在县境内还未发生战斗，群众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军队，十分惊惶，恐懼兵祸，纷纷逃避，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当时庆元知事张立德，为了应付局面，保护地方安宁，极力组织力量，运送物资，沿途办理过境军队供给，地方才免遭军队抢掠，但因周荫人部过境时，有不少败兵携带武器逃亡，流散于浙闽边境一带山乡之间，与一些流氓地痞结合，形成大大小小无数股匪，到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造成庆元连续几年的严重匪患，遭受了无可估计的损失。



解放后庆元县区、乡机构沿革

童遵明

编者按：解放后我县区、乡机构历经撤、并、分，情况复杂。本文作者根据档案资料作了大量核校、整理工作；我们在编稿时又与民政局进行核实，基本上已较准确。惟时间较长，难免疏漏，还请识者正之。

庆元在民国时期，乡镇编制多次变更。据陈国钧民国36年出版的《庆元县情简编》记载：“民国35年奉令编并乡镇，原2镇29乡编为1镇21乡”。这个编制直至解放。其乡镇名称是：

城厢乡、济杨、和山、乔竹、石湖、蒙石、枫合、淤上、安陈、安庆、桃关、竹新、曹垟、黄真、三济、四源、荷黄、举垟、嵩垟、江竹、苏方、际东。1948年，全县21142户，87594人。

1949年5月17日解放后，建立军管会，废除保甲并撤销乡镇公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乡（镇）临时办事处，保持原乡镇数，留用旧乡长并选派帮办员1人。7月5日庆元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改名为庆元县人民政府××乡（镇）办事处，设帮办1人、通讯员2—3人，暂用旧铃记。8月中旬成立中共庆元县委，9月9日县工作队调整为城区、东区、南区、北区4工作组，深入农村，组织农会，开展剿匪反霸斗争。9月23、24日，建立城厢、竹口区人民政府，同时先后建立乡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并民主选举产生正副乡长与村长以及两级农会主任，正式建立乡、村政权。至1950年8月15日全县乡级政权建立情况如下：

城厢区：5乡2镇，增设后田镇、未建枫合乡。

竹口区：5乡。

淤上区：4乡。增设五都乡，未建桃关乡。

荷地区：4乡，未建嵩坪，江竹乡。

全县计18乡2镇，人口96460人。

1950年6月1日改区人民政府为区公所。

1950年10月根据省府划建小乡指示，全县划为34乡2镇。即：

城厢区9乡2镇：后田镇、城内镇、和山、四山、济源、蒙西、杨石、石湖、东乔、竹山、枫合；

淤上区8乡：五都、八都、淤上、隆宫、黄坑、林后、小安、南坑；

竹口区7乡：竹口、曹田、黄真、三坑、三济、四源、黄新；

荷地区10乡：荷地、杨桥、岭头、举水、西溪、际东、八炉、东山、南阳、落岭。

1951年土改中枫合乡分为合湖、斋郎两乡，土改结束后，从官塘、南阳两乡析建江根、官塘、竹坪、青竹、左溪5个乡属荷地区。

1951年底，全县为4区、2镇、40乡：城厢区2镇10乡，荷地区15乡，竹口、淤上区未动，1952年5月建立江根区，荷地区新建5乡划归江根区辖。

1953年3月14日经省府批准，析城厢区建新村区，并将城内、后田两镇并为城关镇，城郊农村并为周墩乡；四源乡分为上源、丁源乡；原城厢区的石湖、合湖、斋郎、东乔、蒙西5乡及荷地区的南阳，划归新村区建制；又将东乔乡的后广、桐梓划归竹山乡建制；竹口乡分为竹口、大泽乡；淤上区改称八都区。1953年7月30日景宁吴坑乡划归庆元。全县为6区43乡1镇。即

城乡区7：城镇、济源、周墩、和山、四山、竹山、杨石；

竹口区9：竹口、曹田、黄真、三济、黄新、大泽、上源、丁源、三坑；

八都区8：八都、五都、淤上、隆宫、黄坑、小安、林后、南坑；

荷地区8：荷地、东山、八炉、岭头、杨桥、举水、落岭、西溪；

江根区5：江根、竹坪、青竹、左溪、官塘；

新村区7：石湖、蒙西、东乔、南阳、合湖、斋郎、吴坑。

1956年春进行规模较大的撤区并乡。

撤左溪乡并入青竹、官塘乡；杨桥并入荷地乡；东山、八炉并为苏湖乡；际东并入岭头乡；吴坑、南阳并为张村乡；斋郎、合湖并为枫湖乡；东乔、竹山并为后广乡；杨石划出石记岱、平坑更名杨楼乡；四山并入和山乡；周墩、济源并为大济乡；黄新并入竹口乡；撤销大泽乡，属村分别并入曹岭、竹口、黄真乡；三坑、曹田并为曹岭乡；上源、丁源并为四源乡；五都并入八都乡；黄坑并入隆宫乡；撤销小安、林后乡，属村分别并入淤上、南坑、大济乡；城厢区的杨楼乡划归新村区；撤销城厢、竹口、八都三个区，在竹口、八都两区成立临时党小组。9月22日又决定恢复左溪、斋郎、四山、小安4乡，重新选派干部。撤区并乡后全县设置荷地、新村两区，江根、官塘、青竹、竹坪、荷地、苏湖、岭头、举水、西溪、张村、枫湖、石湖、后广、蒙西、杨楼、和山、大济、南坑、竹口、曹岭、黄真、三济、四源、八都、隆宫、淤上，城镇，加上稍迟重设的左溪、斋郎、四山、小安共31个乡镇。1956年11月10日温州专署同意恢复八都、竹口两区建制，又成为4个区，乡镇未变动。

1958年人民公社化，至10月1日全县31乡镇，171个高级社已分别合并为5个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一区一社。即红旗（由城镇及城郊3乡15个高级社组成）、国庆（八都区）、荷地、新村、竹口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4日撤销庆元县建制，并入龙泉县，红旗公社改为庆元公社。国庆公社改为菊隆公社，撤销竹口公社，所属四源乡划归八都（龙泉）公社，曹岭乡另建黄田管理区（不含曹岭、桐山两村），其余竹口区各乡划归梅岭公社。1958年12月11日后，乡机构曾一度改称大队，1959年2月，乡政权一律改称管理委员会。庆元公社增设星光、周墩管理区；城关镇改为松源、玉田管理区；原菊隆公社的八都乡分设菊水、五都管理区；小安、南坑并为安南管理区。周墩管理区于1960年1月并入大济管理区。

1961年8月，恢复区建制，庆元公社改为庆元区公所。

1962年1月，体制下放，以乡建社，庆元县除四源乡外，建立，

荷地区，辖10个公社；新村区辖7个公社；庆元区辖5个公社；隶属梅岭区的有4个公社。全县共4区31人民公社。

此后，行政区域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

1973年7月17日国务院同意恢复庆元县，1975年3月29日省革委会对龙庆两县行政区划作了批复，将四源公社划归龙泉县，经一段时间筹建，8月18日庆元县正式办公。

1976年庆元区改为城郊区，1979年庆元公社改为县直属城关镇。同年将菊水公社的白岭头，淤上公社的菖蒲洋两大队划归庆元林场管辖，以场管村。

1980年11月1日同意建立“万里林林工商联合企业”，辖合湖、斋郎公社及黄皮管理区（即从后广公社划出的黄皮、桥阳、车坑、桐梓4个大队），行政上相当区公所。

1981年4月13日，省府批准安南公社分设小安、南坑两公社，并按国务院对重名与含义不清的地名标准化处理的规定，将西溪公社更名龙溪公社。

1982年5月5日正式建立万里林区公所，颁发印章，同时撤销“万里林林工商联合企业”。11月30日从岭头公社析置南峰公社。

1983年5月开始在和山公社进行行政社分设试点，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与生产合作联社，大队改为行政村。12月13日经省批准设左溪区，辖由荷地区划出的5个乡；荷地析置杨桥乡；隆宫析置黄坑乡；竹口析置黄新乡；黄田析置三坑乡，黄皮管理区改称车根乡；1984年2月正式开始办公。

1984年全面进行行政社分设，实行机构改革。城关镇改称松源镇，蒙西乡改称五大堡乡、菊水乡更称屏都乡。

1987年12月竹口乡改为竹口镇，1989年10月5日荷地乡改为荷地镇，均以原乡行政区域为镇行政区域，实行镇管村建制。至1989年年底，全县共7个区、1个县属镇、37个乡（镇）、343行政村，772个自然村、1个林场辖区、4个居民委员会。分别是：

松源镇：

荷地区：荷地镇、杨桥、岭头、举水、龙溪、南峰、苏湖；



庆元烟民知多少？

季时澄 朱克金

烟草原产美洲，明代开始由吕宋传入福建，继而扩散全国。烟草含有尼古丁毒质，吸之有害身体健康，尤其对青少年为害更甚，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宣传戒烟，甚至有的还通过法律禁烟。但烟草因有麻醉、刺激作用，嗜之难以戒绝，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禁烟稍见成效，而大多数国家烟民还是有增无减。

我县烟草是在清初由菇民从福建引入的，故嘉庆《庆元县志》尚无烟草记载，直到《民国庆元县志稿》中才有关于烟草的记述。由此可知，庆元在民国初期，烟草已作为商品参加社会交换。至于香烟，那是光绪三十年（1904）由日本人田中引入庆元的。

烟叶种植在庆元也发展很快，约到民国29年（1931）基本上已普及到吸烟农家，小户年产几十斤，大户亦有上百斤者。烟草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农副产品，亩产一般在200斤左右，但多是利用山地、杂地种植，很少有用大田种烟的。

据调查：我县30年代城镇市场的烟草供应是烟丝6.5万斤，卷烟2万条。这只是供应市镇非农业人口的需要，仅占全县烟叶消费量的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是农民靠自种自切吸用的。据粗略估计，全

左溪区：江根、左溪、官塘、青竹、竹坪；

新村区：石湖、张村、五大堡、杨楼、后广；

城郊区：和山、四山、星光、大济；

菊隆区：淤上、五都、屏都、隆宫、黄坑、小安、南坑；庆元林场；

竹口区：竹口镇、黄新、黄田、三济、三坑、黄真；

万里林区：合湖、斋郎、车根。

县年需消用烟叶约20万斤以上，这数字可够惊人！

至50年代，全县年销烟丝从30年代6.5万斤上升到19万斤，香烟从30年代2万条上升到12.3万条，再加上自种自切吸用部分，年消费量起码在50万斤以上，其上升幅度之猛，也是够惊人的！

至80年代，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吸用香烟的人数逐年增加，吸烟丝的人数相对减少，但青年吸烟人数又大大增加，甚至少年也有吸烟成瘾的。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

据1989年市场销售统计，全年销售香烟2623大箱（905750条），按每人每月三条计算，已可供应28680人。烟丝供应3000余斤，按每人每月半两计算，也可供应260余人。再加上自种自切足够自吸的杨楼、小安、南坑10几个乡，按保守估计也有烟民3500人（其他乡也有部分自种自切自吸的未计入），并同样以每人每日半两计算，又需烟叶6.3万斤，由此推算，目前我县约有烟民3.5—4万人，平均每百户有烟民80人。占全县总人口数的18—20%，年需销用烟叶约在80万斤左右。

据有关统计表明，目前全球约有吸烟人数10—1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0%。可见庆元的烟民的数字，也没有落后于“国际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基恩博士说：“据国际吸烟与健康研究工作者推算，中国20岁以下青少年吸烟的人约有4亿。”这或许有点儿夸大，不过，从庆元的青少年吸烟人数来看，也确实值得警惕！



七个白天和六七个小时

梅显恒

从丽水到庆元有六七个小时颠簸的车程，每每谈到都不免为之生畏。然而在50年代初，这却是要连连跋涉七天才能走完的里程呢！

1950年，我与谢谦怀、王玉亮、何鲁明等同志从缙云完成土改工作试点回到丽水，地委就把我们分派到庆元工作。开始我们思想有点不通，怕远、怕艰苦固然是个因素，可是最怕的还是庆元鼠疫在流行，那时对这种病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所以大家都不大愿意去，曾要求换个地方，但地委不同意，我们亦只好服从组织，经过几天准备，一行20余人就起程了。

当时丽浦路还没有全线恢复，汽车只能通到云和。坐车应该说要比走路舒服，但那时的车是烧木炭的车，公路坎坎洼洼，汽车走走停停，上坡还得大家下车帮忙推，60余公里路程，到云和已时近黄昏了。

第二天是徒步行军，为了轻装，我们把所有铺盖行李都装上手拉车。那时路上很不平静，为应付万一，指导员高长荣把我们20余人分成前导和跟车两个队，并对沿途应注意的问题以及碰到的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详细交待。步行虽然辛苦，但目睹一路的青山绿水、田园村舍，大家的情绪反觉更好。午餐于赤石，夜宿于龙泉王庄，这儿距离县城较远，为安全起见，晚饭前察看了村前村后地形，落实了应急措施，而放哨的任务当然是落在我们这些年纪较大的同志身上。翌日，行至杨梅岭。所谓杨梅岭既没有杨梅也没有岭，而是一条平坦的沿溪大道，在路边的悬崖峭壁上，当年刻下的工程师们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这大概是为了让后世知道这条公路是他们开通的吧？当时我们住在杨梅岭，这个村不大，十来户人家，因是处于龙泉城镇与道太区政府之间，前后相距不过十余公里，安全感就填补了每一同志的紧张心理，虽然还是照样安排夜哨，那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次日从杨梅岭至

龙泉行程是半天，住在县政府。他们对我们这些路过的土改队，招待颇为热情，吃、住都是上等的，也可以说是对我们的慰劳。午后，游览了城镇，其街道建筑都不失为丽水地区的历史名城。相传龙泉原称“龙渊”，为避唐高祖李渊讳，方改名龙泉。经过半天休息，精神体力都有了恢复。第二天，虽然还是行军，也觉愉快。

从龙泉到庆元途中，第一夜是宿在查田，区政府的同志告诉我们，此去二十里，就到庆元地界，所以第二天动身得较早，没到中午就赶到曹岭了。曹岭当时是庆元唯一的商品集散地，村虽然不大，小街两旁开有不少商店，人来人往，颇为繁荣。过了曹岭，沿着两山峡谷前进，路越走越小，山愈来愈高。到竹口虽较为开阔，也不过是一片小小的盆地。由于前导同志没有路过区政府，直插新窑过夜，这一下可出了问题，因新窑在我们到的前三天有股土匪经过。出现这个情况，不但我们自己紧张，也引起区政府的不安，为了确保我们安全，他们连夜派了区中队前来保护。但不管怎样，想到全部行程明天就可结束，思想顿觉宽松。早饭后大家赶紧上路，翻过蜈蚣岭，进入马蹄岳，眼前呈现的是一条看不透的狭缝地带，两边高山耸立，林木参天，路上的行人稀少，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但走出峡谷，进入菊水后便豁然开朗，田畴宽阔，村落连绵，鸡犬相闻，真可象是桃花源再现，大家议论说，在庆元工作如能在这个区也是满意的。当天下午行至距县城只有5公里的会溪，但在通过一条木板桥时手拉车不慎掉入溪中，行李全被浸湿。我们每人仅有一条棉被与草席，沿途就是靠它们度过了一个个寒夜，现在被水浸得湿淋淋的，明天又靠什么睡呢？真是“天亮尿床”，扫兴之极。到达庆元后由于县委的关怀，还是解决了困难。至此，历时七天的行程全部结束。虽然置于一个没有一月油条店的小城镇，大家还是兴致勃勃地等待新的工作任务的到来。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七天的跋涉与现在六七小时的行车，显然是有天壤之别，但我不是叫人们满足于现状，而是应珍惜今天，争取更好的明天。这样就能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激励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美好将来而奋斗。



一部兴衰史 写在故乡中

吴友庆

《庆元纵横》编辑部约我写一篇回忆，自幼生长在大济乡周墩村的我，解放前当过长工，放过牛，卖过柴，亲身经历旧社会的痛苦，解放后曾被选为副县长，在党的哺育下成长，历经沧桑，对新旧两个社会体会较为深刻。我想让年轻一代从“卖柴村”——周墩的变化中，得到一点启发，便写下了这篇稿子。

周墩村距松源镇一公里，地势平坦，环境优美，是庆元近郊的好地方。但在旧社会里，由于地主、豪绅剥削与压迫，加之遭受鼠疫的摧残，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1939年春的一次鼠疫，仅一个月时间，就夺去21条生命，吴富荣一家五口全部罹难。1944年至1949年4月，周墩村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当兵的就有7个没有回来，两家由此绝了户。到庆元解放时，全村仅剩61户213人，生活十分贫困，只有7户粮食勉强自给，其余全靠种客田、打零工、砍柴度日，故有“卖柴村”之称。由于田租过重，国民党政府又不过问生产，农民所种客田，交纳了地租和苛捐杂税后，所得无几，年年是“镰上壁，就无吃”，一到冬天，大部份人只得外出帮工或借债度日，所以到解放时，又成了“负债村”。人民流离失所，房屋杂草丛生，回想起来，好不凄惨！

解放四十年来，周墩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改，特别是近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全村已有人口147户613人，虽然遭受几次特大洪灾，粮食仍然取得好收成，完成国家任务后，人均粮食尚有900市斤。人均经济收入471元，90%的户有余粮，81%户有存款，还有20多户粮食够吃两年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居住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全村87户建了新房，还有42户建了“小洋楼”，全村人均用房面积40平方米以上。并且新建水泥大桥1座，有汽车3辆，拖拉机7辆，摩托车4辆，自行车164辆，手拉